

絕代雙驕  
大人物

白玉老虎

多情劍客無情劍

流星

蕭十二郎

邊城

衫環

# 古龍

作品集

花洗劍劍

血戰  
鵝

中的刀

李卜鼠

名劍風流

劍客行

護花鈴  
上

◎太白文藝出版社





# 古龍

作品集

【第五十二卷】

护花铃(上)

太白文艺出版社



蕭十 劍毒梅香 名劍風流 圓月彎刀 湘妃劍 古龍

古龍只為人慷慨立而蕭 跌傷

自如現代多端又如其人 且後多

奇氣惜英年早折 余與古久吾

年交好且喜讀其書今既不與其

人又去新作可深深自悼惜。

金庸 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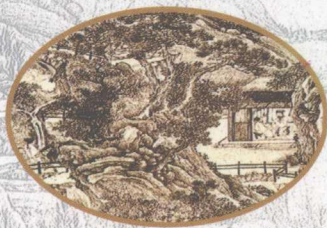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一日

邊城浪子

蒼穹 神劍

劍玄錄

古龍 金集



# 古龍

為現代武俠小說“別開生面”的重量級作家，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筆和意境，將武俠文學推上一個新的高峰。古龍的作品永不褪流行，以獨闢蹊徑的文學，寫石破天驚的故事。他與金庸、梁羽生被公認當代武俠作家三巨擘。



## 护花铃

目录

第一回	生死之间	(1)
第二回	金龙密令	(28)
第三回	柔肠侠骨	(56)
第四回	危崖! 危情!	(83)
第五回	去日如烟	(113)
第六回	天帝留宾	(132)
第七回	妃子倾城	(171)
第八回	英雄何价	(199)
第九回	侠气干云	(228)
第十回	身在何处	(255)
第十一回	多情多愁	(280)
第十二回	南宫惊变	(305)
第十三回	都为情苦	(333)
第十四回	苦雨凄风	(342)
第十五回	长笑天君	(372)
第十六回	笑傲生死	(403)
第十七回	断肠时节	(434)
第十八回	诸神岛主	(457)



# 护花铃

目录

- 
- 第十九回 荒林女神 ..... (494)  
第二十回 扑朔迷离 ..... (523)  
第二十一回 奇遇奇逢 ..... (552)  
第二十二回 群奸授首 ..... (576)

——生与死，爱与憎，情与仇，恩与怨。这其间的距离，在叱咤江湖、笑傲武林的人们眼中看来，正如青锋刃口一般，相隔仅有一线——

## 第一回 生死之间

山风怒号，云蒸雾涌，华山苍龙岭一脊孤悬，长至三里，两旁陡绝，深陷万丈，远远望去，直如一柄雪亮尖刀，斜斜插在青天之上，白云之中。

晓色云开，浓雾渐稀，苍龙岭尽头处，韩文公投书碑下，竟卓然伫立着一个体态如柳、风姿绰约的绝色少女，一手轻抚风鬟，一手微弄衣袂，柳眉低颦，明眸流波，却不住向来路凝睇！

险峻的山石路上，果真现出几条人影，绝色少女柳眉微展，轻轻一笑，笑声冷削阴寒，满含怨毒之意，直叫人难以相信是发自如此娇柔美艳的少女口中。

笑声方落，山脊上的数条人影，突地有如数只健羽灰鹤，横飞而起，霎眼之间，便已掠在绝色少女面前，绝色少女眼波一转，冷冷道：“随我来！”纤腰微拧，“刷”地后掠数丈，再也不望这几人一眼。窈窕的身形，十数个起落，便已笔直掠上南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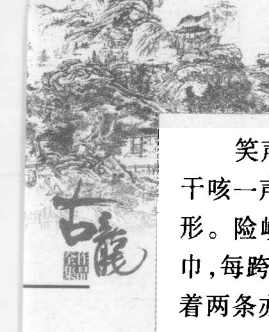
雾中横渡苍龙岭的五条人影中，一个满面虬须、劲装佩剑的黑衣大汉，浓眉轩处，面对他身侧的一个玄衫少妇哈哈笑道：“好狂的小姑娘，只怕比你当年还胜三分！”

玄衫少妇螭首轻抬，微微笑道：“真的么？”

黑衣大汉哈哈笑道：“自然是真的，谁要是娶了她，保管比我龙飞还要多受些折磨！”

笑声高亢，四山皆闻，语声中虽有自怜之意，笑声中却充满得意之情，玄衫少妇嚶哼一声，伏向他胸前，一阵风吹过，吹得她云鬓边的发丝与他颌下的虬髯乱做一处，也吹得他豪迈的笑声，与她娇柔的笑声相合。





笑声之中，他身后垂手肃立着一个清瘦颀长的玄衫少年，突然干咳一声道：“师傅来了！”虬须大汉笑声突止，玄衫少妇也倏然站直身形。险峻的山脊上，大步行来一个锦服老人，面上竟蒙着一方乌色丝巾，每跨一步，丝巾与锦袍一阵飘动，便已跨过一丈远近，他身后却跟着两条亦是满身黑衣、劲装佩刀的彪形大汉，四条粗壮的手臂，高高举起，掌中抬着一物，长有一丈，阔有三尺，方方正正，却被一面五色锦衾通体覆盖，谁也猜不出究竟是什么东西。

虬须大汉、玄衣少妇、清瘦少年见了这锦服老人，神情俱都立即肃然，锦服老人脚步一顿，露在丝巾空处外的一双目光，闪电般四下一转，沉声道：“在哪里？”虬须大汉颌首道：“上去了！”

锦服老人冷“哼”一声道：“走！”大步向岭上行去，山风吹起他的锦缎长衫，露出他长衫里的一柄绿鲨剑鞘。

玄衫少妇幽幽轻叹一声道：“爹爹今日……”樱唇动了两动，下面的话，却未再说下去。

清瘦少年缓缓回转身，望了他身后并肩而立的一双少年男女两眼，呆呆地愣了半晌，长叹道：“四妹五弟，你们还是该留在山下的。”长袖一拂，随着虬须大汉及玄衫少妇向山上掠去，这一双少年男女对望数眼，良久良久，谁也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过长空栈，便是南峰。白云冉冉，山风寂寂，亘古以来，便少人踪，然而此刻，阳光初升，这险绝天下的华山主峰上，却已人影幢幢，四个鬓边已现华发的中年妇人，青衫窄袖，并肩立在一株古松下，人人面目之上，俱似笼着一层寒霜，那绝色少女一掠而前，低语道：“来了。”

语声方了，峰下已传为一阵人语，道：“十年之约，龙布诗并未忘怀，食竹女史怎地还下不来迎接故人？”语声并不高朗，但一个字一个字传上来，入耳却清晰已极。

青衫妇人目光交错，对望一眼，身形却未有丝毫动弹，绝色少女冷笑一声，盈盈在松边一方青石上坐了下来，峰腰处发出语声最后一字说完，峰上已现出那锦服老人高大威猛的身影，闪电般的眼光，缓缓在松下五人身上一扫，沉声问道：“此地可是华山之巅？你等可是丹凤门下？”

绝色少女秋波凝注着古松梢头的半朵轻云，冷冷道：“不错！”

锦服老人一步跨到青石之前，沉声道：“丹凤叶秋白在哪里？”

绝色少女微拧纤腰，缓缓长身而起，上下打量了这锦服老人几眼，



冷冷道：“你就是‘不死神龙’龙布诗么？”

锦服老人神情似乎一呆，突地仰天长笑起来，朗声笑道：“好极好极，想不到今日江湖中竟有人敢当老夫之面，喝出老夫的名号！”

绝色少女冷冷一笑，仰首望天道：“妙极妙极，想不到今日江湖中，竟有人敢当我之面，喝出家师的名号。”

锦服老人龙布诗笑声一顿，松梢簌然落下几枝松针，落在他衣襟之上，他顺手一拂，突又转身走到那四个青衫妇人身前，一手指向绝色少女，沉声道：“这就是叶秋白收的徒弟么？”

青衫妇人，八道目光，瞬也不瞬地望在他身上，齐声道：“不错！”

龙布诗“刷”地回身怒道：“你师傅与我十年之前，相约于此，她此刻怎地还未前来？却教你在这里对前辈无礼！”

绝色少女冷冷道：“纵有天大的约会，家师也不能来了！”

龙布诗怒喝道：“怎地？”

绝色少女缓缓道：“三月以前，家师便已仙去，临终之际，令我在此践约，却未曾告诉我，你是我们的什么前辈！”语音缓慢，语气冰冷，丝毫没有激动之色，哪里像是弟子在述说师傅的死讯。

四个青衫妇人，再次对望一眼，但终究还是没有说出话来。

虬须大汉、玄衫少妇、清瘦少年等七人，此刻相继掠上峰头，两个黑衣大汉，将掌中所抬之物，轻轻放在地上，垂手退到一边，虬须大汉龙飞一步掠到龙布诗身侧，皱眉低语道：“爹爹，怎地了？”

龙布诗呆立半晌，突地长叹一声，缓缓道：“叶秋白已经死了！”目光遥望天际，缓缓向岭下走去。

绝色少女冷削的目光中，突地闪过一丝奇异的光芒，仰天一阵冷笑，缓缓道：“可惜可惜，想不到江湖传说中的第一勇士‘不死神龙’，见面之后，不过是如此一个人物。”

龙布诗倏然顿住脚步，龙飞浓眉一轩，怒叱道：“你说什么？”

绝色少女冷冷道：“我说什么，与你无关，此间根本就没有你说话之处。”

龙飞目光一凛，须发皆张，龙布诗却已缓缓转过身来，沉声道：“你说什么？”

绝色少女缓缓道：“十年之前，家师与你订下的生死之约，说的是什么？”

龙布诗目光一阵黯然，沉声道：“胜者永霸江湖，负者……唉，叶秋



白既已死去，龙布诗纵能称霸江湖……”

绝色少女冷冷接道：“家师虽已仙去，只怕你也未必能永霸江湖吧！”

龙布诗沉声道：“难道你还想与老夫一较身手？”

绝色少女冷冷一笑，道：“我纵有此心，只怕你也不屑与我动手吧？”

龙布诗道：“正是！”

绝色少女道：“数十年来，你与家师动手相较，约有几次？”

龙布诗道：“次数之多，难以胜数！”

绝色少女道：“你可曾胜过他老人家一招半招？”

龙布诗道：“却也未曾败过。”

绝色少女道：“胜负未分，你便想永霸江湖，世间哪有这等便宜之事！”

龙布诗愕了一愕，道：“叶秋白既已死了，我难道还能去寻死人动手不成？”

绝色少女冷笑道：“家师虽死，却留下一套剑法，你若不能胜得这套剑法，便请你立时自刎在这华山之巅，‘止郊山庄’中的门人弟子，也从此不得涉足江湖。”

虬须大汉龙飞突地仰天一阵狂笑，道：“家父若是胜了，又当如何？”

绝色少女却连眼角也不望他一眼，直似未曾将他的话听入耳中。

虬须大汉浓眉一扬，狂笑道：“家父若是负，便得立时自刎，家父若是胜了，难道要叫那‘丹凤’叶秋白再死一次么？何况你明知家父不屑与后辈动手，叶秋白纵有剑法留下，又有何用？”

哪知龙布诗突然一声厉叱：“住口！”走到绝色少女身前，沉声道：“这十年之间，她又创出了一套新的剑法？”

绝色少女道：“正是！”

龙布诗目光一亮，突又长叹道：“纵有绝世剑法，而无绝世功力之人行使，又怎能胜得过老夫？”缓缓垂下头来，意兴似乎十分萧索。

绝色少女冷冷道：“若有与你功力相若的人，以家师留下的剑法，与你动手，难道还不是和家师亲自与你动手一样么？”

龙布诗目光中的落寞之意，越发浓重，缓缓道：“自从十七年前，天下武林精华，除了老夫与你师傅外，悉数死在黄山一役，此刻普天之

下,若再寻一与老夫功力相若之人,只怕还要等三五十年!”

绝色少女缓缓道:“剑法虽可补功力之不足,功力却无法助剑法之灵巧,你说是么?”

龙布诗道:“自然不错!”

绝色少女又道:“剑法招式,自有捷径可循,功力深厚,却无取巧之道,你说是么?”

龙布诗道:“不错!”

绝色少女接道:“但剑法、功力,相辅相成,缺一便不能成为武林高手,这道理亦甚明显,是以自从黄山会后,天下武林,便再无一人能与‘丹凤神龙’争锋,亦是因为后起高手中,纵有人偶遇奇缘,习得武林不传秘技,却无一人,能有‘丹凤神龙’这般深厚的功力,你说是么?”

龙布诗道:“正是此理。”

绝色少女道:“十年之前,家师与你功力可是相若?”

龙布诗道:“纵有差别,亦在毫厘之间,不算什么!”

绝色少女道:“这十年之间,家师时时未忘与你生死之约,朝夕勤练。”

龙布诗接口叹道:“老夫又何尝不是一样!”

绝色少女道:“如此情况下,十年前,家师功力既与你相若,十年之后,是否也不会有何差异?”

龙布诗颌首道:“除非在这十年中,她能得到传说中助长功力的灵丹妙药,否则便绝不会胜过老夫。”突地长叹一声,回首道:“飞子,你可知道,功力之增长,直如雀鸟筑巢,匠人建厦,循序渐进,丝毫勉强不得,切忌好高骛远,更忌掘苗助长,纵能偷巧一时,终是根基不稳,大厦难成,却非百年之计。贪功性切,不足成事,反足败事,那些真能助长功力的灵丹妙药,世间却难寻找,奇怪的是,武林中竟有如此多人相信,因此又不知多生几许事故!”

龙飞垂首称是。

绝色少女道:“如此说来,你与家师功力既无可争之处,所争仅在招式之间的灵拙变化是么?”

龙布诗道:“高手相争,天时,地利,人和,俱是重要因素!”

绝色少女道:“家师如能创出一套剑法,一无破绽,是否便能胜你?”

龙布诗道:“天下没有绝无破绽的功夫,只是你师傅的剑法之中的



破绽，若能使我无法寻出，或是一招攻势，令我无法解救，便是胜了。”

绝色少女道：“你与家师生死之约未践，胜负未分，家师便已仙去，她老人家，实是死不瞑目。”

龙布诗冷“哼”一声，道：“我又何尝不引为平生憾事？”

绝色少女仰首望天，道：“家师临终之际，曾说这十年之间，你必定也创出一些武功来对付她。”

龙布诗仰天笑道：“叶秋白当真是老夫的平生知己。”笑声之中，充满悲激之意。

绝色少女冷冷一笑，道：“但你大可不必担心所创的武功没有用武之地，家师临终时，已代你想出一个方法，来与她一分胜负。”

龙布诗笑声突顿，目光一凛，绝色少女只作未见，缓缓道：“你若让我在你肩头‘缺盆’、后背‘神藏’、尾脊‘阳关’，三处穴道上各点一指，闭住天地交泰的‘督任’二脉，那么以你的功力，绝不会有性命之虑，但内功已削弱七成，正好与我相等，我再用家师所留剑法与你动手，那么岂非就与家师亲自和你动手一样！”

她翻来覆去，说到这里，竟是如此用意，龙布诗不禁为之一愣，却听绝色少女叹道：“此法虽是家师临终前所说，你若不愿答应，我也无法。”

龙飞浓眉一皱，沉声道：“此事听来，直如儿戏，绝无可能，真亏你如何说得出口。”

一直远远立在一旁的玄衫少妇，突地一掠而前，冷笑道：“你既如此说，我用爹爹的武功与你动手，岂非亦是一样。”

绝色少女冷冷一笑，转过头去，突地仰天长叹道：“师傅呀师傅，我说他绝对不会答应，你老人家却不相信，此刻看来，还是你老人家错了。”缓缓走到树下，冷冷道：“我们走吧，就让‘止郊山庄’在武林称霸，又有何妨？”

龙布诗厉叱一声：“且慢！”

绝色少女回眸冷笑道：“你若不愿对死人守约，我也不能怪你，就当十年之前家师与你根本未曾订约好了。”

龙布诗突地仰天一阵狂笑，朗声笑道：“数十年来，老夫险死还生，不知有若干次，从来未将生死之事放在心上，更未曾对人失信一次，叶秋白虽死，约会却仍在，她既已留下与我相较之法，我怎会失信于她！”

龙飞与玄衫少妇齐地惊喝一声：“爹爹……”

龙布诗狂笑着抬起手来，突地手腕一反，揭去面上丝巾，绝色少女秋波转处，心中一凛，只见他面目之上，创痕斑斑，纵横交错，骤眼望去，虽在白日，却仍令人心底不由自主地升起一阵寒意。

龙布诗笑声顿处，沉声道：“你爹爹生平大小数百战，战无不胜，多年前纵遇对手武功高过于我，我却也能将之伤在剑下，便是因为我胸怀坦荡，一无所惧，我若有一次失信于人，便不会再有这样的坦荡胸怀，那么，我只怕早死了数百次了！”目光一阵惘然，似是已渐渐落入深思。

有风吹过，龙布诗宽大的锦缎长衫，随风又是一阵飘动，初升的阳光，穿破终年笼罩峰头的薄雾，映在他剑痕斑斑的面容上，映得那纵横交错的每一道伤痕，俱都隐隐泛出红光。

他缓缓抬手，自右额轻轻抚下，这一道剑伤由右额直达眼角，若再偏左一分，右目便无法保全。

“四十年前，玉垒关头，浮云悠悠……”他喃喃低语，脑海中闪电般掠过一幅图画，剑气迷漫，人影纵横，峨眉派第一高手“绝情剑”古笑天，在浮云悠悠的玉垒关头，以一招“天际惊虹”，在他额上划下了这道剑痕，他此刻轻轻抚摸着它，似乎还能感觉到当年那锐利的剑锋划开皮肉时的痛苦与刺激！

他突地纵声狂笑起来，仰天长啸一声，大声道：“古笑天呀古笑天，你那一招‘天际惊虹’，老夫虽然无法抵挡，但你又何尝能逃过我的剑下……”

笑声渐弱，语声渐微，右额上长短不一的三道剑痕，又触起了他的往事！

他再次低语：“五虎断门，回风舞柳，荡魔神铲……”这一刀、一剑、一铲，创痕虽旧，记忆犹新。他忆起少年时挟剑遨游天下，过巴山，访彭门，拜少林，刀口惊魂，剑底动魄，铲下余生，次次险死还生，次次败中得胜，这号称“不死神龙”的老人，便又不禁忆起三十年前，天下武林中人为他发起的“贺号大典”，仙霞岭畔，帽影鞭丝，冠盖云集，他嘴角不禁泛起一丝微笑。

他手掌滑过额下的长髯，抚及鬓边的一点创痕，那是天山的“三分神剑”，这一剑创痕最轻，然而在当时的情况最险。

“九翅飞鹰狄梦萍，他确是我生平少见的扎手人物……”

他一面沉声低语，手指却又滑上另一道剑迹，这一剑弯弯曲曲，似



乎一剑，又似乎被三柄利剑一齐划中。

他自嘲地微笑一下：“这便是名震天下的‘三花剑’了，‘一剑三花，神鬼不差’，但是你这‘三花剑客’，是否能逃过我的剑下！”

右眼边的一道剑痕，其深见骨，其长入发，上宽下浅，似乎被人凌空一剑，自顶击下，这正是矢矫变化、凌厉绝伦的昆仑剑法，凄迷的大雪中，凄迷的昆仑绝顶……他心底一阵颤抖，那一次惊心动魄的往事，每一忆及，便不禁令他心底升起惊悸，但是，他毕竟还是安然地度过了。

还有武当的“两仪剑法”、“九宫神剑”，他手掌滑下面颊，隔着那袭锦缎的衣衫，他抚摸到肋下的三道剑痕。

“武当剑手，心念毕竟仁厚些，击人不击面容，是以我也未曾赶尽杀绝。”他暗自低语：“可是，谁又能想到，面慈心软的武林三老，毕竟也在黄山一役中丧失性命！”

龙布诗不禁为之长叹一声，使天下武林精粹一起同归于尽的黄山大会，却未能使他身受半点创痕，这是为了什么？

“因为我已经遍历天下武林的奇技绝学，世间再没有任何一种武技能伤得了我！”

他遥视云雾凄迷的远山，心头突地升起一阵难言的寂寞，求胜不能，固然可悲，求败不能，更为可叹，往日的豪情胜绩，有如一片浮云飘过山巅般，轻轻自他心底飘过，浮云不能驻足山巅，往事也不能在心底常留……

一声鹰鸣，传自山下，“不死神龙”龙布诗目光一闪，自旧梦中醒来，山巅之上，一片死般沉寂，绝色少女两道冷削的眼波，正出神地望着他，仿佛是期待，仿佛是敬佩，又仿佛是轻蔑。

突地，“不死神龙”龙布诗，又自发出一阵裂石穿云的长笑！

长笑声中，他双臂一分，一阵叮叮声响，锦袍襟边的十余粒黄金钮扣，一起落在山石地上！

虬须大汉龙飞目光一寒，颤声道：“爹爹，你老人家这是要做什么？”

龙布诗朗声笑道：“我若不与叶秋白遗下的剑法一较长短，她固死不瞑目，我更将终生抱憾。”

绝色少女冷冷地一笑，缓缓一系腰带。龙飞瞠目道：“爹爹，此事太不公平……”

龙布诗笑声一顿，厉叱道：“你知道什么？”突又仰天笑道：“老夫一生，号称不死，老来若能死在别人剑下，却也是生平一大快事。”

龙飞心头一震，连退三步，却见他爹爹突地手掌一扬，深紫的锦缎长衫，有如一片轻云，横飞三丈，冉冉落在古松梢头。

绝色少女冷冷道：“缺盆、神藏、阳关……”

龙布诗冷冷哼一声，拧腰转身，背向龙飞，缓缓道：“飞子，‘鹤嘴劲’的手法你可还记得么？”

龙飞颌下虬须一阵颤抖，道：“还……记得。”

龙布诗道：“你且以‘鹤嘴劲’的手法，点我‘缺盆’、‘神藏’、‘阳关’三穴。”

龙飞面容一阵痉挛，道：“爹……爹……”

龙布诗轩眉叱道：“快！”

龙飞呆了半晌，突地一咬牙关，一个箭步，窜到他爹爹身后，双手齐出，食指与拇指虚拿成“鹤嘴劲”，缓缓向他爹爹肩头“缺盆”穴点去。

玄衫少妇暗叹一声，回转头去，但目光一触那锦衾所覆之物，便又立时回过头来，只见那豪迈坦直的龙飞，手掌伸到半途，便已不住颤抖，终于还是不能下手。

龙布诗浓眉一轩，回首叱道：“无用的……东西！”

他“无用的”这三个字说得声色厉然，但“东西”两字，却已变作轻叹。

虬须大汉龙飞双手一垂，颓然长叹一声，道：“爹爹，我想来想去，总觉得此事极为不妥……”

话音未了，突地一条人影横空掠来，竟是那一直追随在乌衫清瘦少年身后的弱冠少年。

龙飞皱眉道：“五弟，你来做什么？”

弱冠少年神情木然，缓缓道：“大哥既无法下手，便由小弟代劳好了。”

龙飞双目一张，叱道：“你疯了么？”

弱冠少年目光直视，面容呆木。“不死神龙”转身仔细望了他几眼，突地长叹一声，道：“我一直当你孱弱无能，嫌你脂粉气太重，想不到你外柔内刚，竟与老夫昔年心性一样，此次我若能……”干咳几声，转目道：“你既也懂得‘鹤嘴劲’的功力，还不快些下手。”

龙飞连退三步，垂下头去，似乎不愿再看一眼。



只听“笃，笃，笃”三声轻响，绝色少女一声冷笑。

龙布诗呼地吐出一口长气，又呼地吸进一口长气，接着“呛啷”一声龙吟，剑光耀目！

玄衫少妇柳腰轻摆，掠至龙飞身侧，低语道：“你难受什么，爹爹又不是定要落败的！”

龙飞霍然抬起头来，像是想说什么，却又未曾出口。

只见那绝色少女自青衫少妇手中，接过一柄离鞘长剑，右手食中两指，轻轻一弹剑脊，又是“呛”地一声龙吟，传遍四山！

剑作龙吟，余音袅袅，“不死神龙”龙布诗右掌横持长剑，左掌食、中两指，轻抚剑身，阴森碧绿的剑光，映着他剑痕斑斑的面容，映着他坚定沉毅的目光，良久良久，他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只有手指与目光，一齐在这精光耀目的长剑上移动着，就像是一个得意的母亲，在温柔地抚摸着她的爱子一般！

然后，他沉重地叹息一声，解下腰边的绿鲨剑鞘，回身交到那弱冠少年的手上，弱冠少年英俊清秀的面容，竟也突地闪动一丝惊异之色，双手接过剑鞘，龙布诗已自沉声说道：“自今日起，这柄‘叶上秋露’，已是你所有之物！”

弱冠少年目光一亮，手捧剑鞘，连退三步，“噗”地跪到地上，恭恭敬敬地叩了三个头。

虬须大汉面色骤变，浓眉轩处，似乎想说什么，玄衫少妇却轻轻一拉他衣角，两人对望一眼，一齐默然垂首！

、龙布诗长叹一声，道：“莫要辜负此剑！”

弱冠少年长身而起，突地转身走到那具锦衾所覆之物前面，缓缓伸出掌中剑鞘，缓缓挑起了那面五色锦衾，赫然露出里面的一具紫檀棺木！

龙布诗瞬也不瞬地望在他身上，沉声道：“你可有什么话说？”

弱冠少年神情木然，竟又缓缓跪了下去，面对棺木，恭恭敬敬叩了三个头，突然手腕一反，自腰边拔出一柄作龙形的雪亮匕首，在自己中指之上轻轻一点，然后反手一挥，挥出数滴鲜血，滴滴落在紫檀棺木之上。

“不死神龙”龙布诗严峻的面容之上，突地泛起一丝满意的微笑，颌首道：“好！好！”一捋长髯，转身走到绝色少女面前。

绝色少女轻轻一笑，道：“刘伶荷锄饮酒，阁下抬棺求败，‘不死神



龙’，果真不愧是武林中第一勇士！”她直到此刻，面上方自露出笑容，这一笑当真有如牡丹花开，百合初放，便是用尽千言万语，也难以形容出她这一笑所带给别人的感觉！

弱冠少年将那柄绿鲨剑鞘，挂在腰边，目中突地发出异光，盯在绝色少女的面上，一步一步地缓缓向她走了过去！

绝色少女秋波一转，与他的目光相遇，神情之间，竟似不由自主地呆了一呆，等到他走到她的面前，她方自一整面色，沉声道：“你要做什么？”

龙布诗沉声道：“此间已无你之事，还不退下去！”

弱冠少年目光不瞬，一语不发，突地双掌一分，左掌拍向绝色少女右肋，右掌竟拍向“不死神龙”龙布诗的左肋！

这一招两掌，时间之快，快如闪电，部位之妙，妙到毫巅，绝色少女与龙布诗齐地一愕，俱都想不到他会突然向自己出手！

就在他们这微微一愕间，青衫少年手掌已堪堪触到他们的衣衫。

绝色少女冷笑一声，左掌“刷”地挥下，“啪”地一声，与弱冠少年右掌相击，龙布诗厉叱一声，拧腰错步，亦是挥出左掌，“啪”地一声，与弱冠少年左掌相击！

四掌相击，两声掌声，俱在同一刹那中发出，虬须大汉浓眉骤轩，一步掠来，大声喝道：“老五你疯了么？”

却见弱冠少年双掌一撤，脚步一滑，行云流水般倒退三尺，躬身道：“师傅，这女子没有骗你！”

龙布诗道：“你是说此刻我的功力，已和她一样了？”仰天一阵长笑，又道：“好极好极，今日我到底有了个与我功力相若的对手！”

龙飞呆了一呆，道：“原来你方才是要试试这女子的功力，是否真的和师傅此刻一样？”

弱冠少年垂首道：“正是……”

龙布诗朗声笑道：“平儿若非有此相试之意，怎会对我出手，你这话岂非问得多余了些！”

这威猛严峻的老人，此刻虽已临着一次定必极其凶险的恶战，但心情却似高兴已极，不知是为了终于求得“功力相若”的对手，抑是为了寻得一个极合自己心意的子弟，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龙飞面上不禁泛起一阵愧色，缓缓后退，缓缓垂下头去，却用眼角斜斜睨了那弱冠少年一眼。

